

# 王力先秦两汉时期的音韵学研究

[中国] 刘蕊\*

## 目 录

1. 引言
2. 语言学家王力简介
3. 上古声类的考证
4. 上古声母的构拟研究
5. 上古韵部的考证
6. 上古韵部构拟研究
7. 上古声调研究
8. 结语

## 1. 引言

先秦两汉时期的音韵学研究又被称为是上古音研究。在有清一代就已取得显著的成就，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等音韵学家皆于古音学有颇深造诣。上个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入，把古音学的描写和阐释推进到更加细密科学的境界，这主要得力于一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语言学家们的辛勤耕耘。王力先生就是这批语言学大师的杰出代表。

上古音的考证和系统拟测是帮助人们正确解读上古汉语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目前国内语言学界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上古音系统，已成为文史工作者学习和运用上古音韵知识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针对该体系的学术讨论和争鸣亦不绝如缕，大多数就此提出异议的学者都旨在使这个备受关注，已

\* 中国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潍坊学院讲师。wflr1977@163.com

广泛应用的古音体系日臻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拟系统梳理王力先生古音学研究中声、韵、调各系统得以确立的具体研究过程，廓清概念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对王力先生的古音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特点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从全局的角度去审视那些囿于表面现象个别概念的纷争，就会发现由于没把部分放在整体当中来看待孤立地看问题，是不客观和准确的。同时也试图找到完善王力先生古音学体系的方向，为后来者提供研究的参考。

## 2. 语言学家王力简介

王力先生，字了一，1900年8月10日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岐山坡村，1986年5月3日病逝于北京。因自幼家贫，1913年小学毕业后辍学，自学十年，通读经史子集，具备了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1924年秋就读于上海南方大学，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的引领下，开始其学术研究的征程。1927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专攻实验语音学。除了直接受教于法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es）外，还深受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Otto Jespersen）的影响。1931年以《博白方言实验录》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在54年的学术活动中先生撰写了五十多种专著，20多种译著，200多篇文章，总字数约1200万字，可谓治学勤勉，著述极丰。其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首推汉语音韵学研究。先生赴法留学即攻读实验语音学，博士论文为《博白方言实验录》；归国后在清华、燕京两校最先讲授的课程是《中国音韵学概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专著是《中国音韵学》（1935年。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语言学著作是《汉语语音史》（1985年5月）；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是《京剧唱腔中的字调·下》（《戏曲艺术》1986年7月第2期）。可以说，音韵学研究贯穿于先生学术生涯的始终。

### 3. 上古声类的考证

清儒于声类研究颇多建树但成就不及韵语研究，张世禄先生的评价比较中肯。他认为，江永虽明等韵精审音，但迷信三十六字母，以为不容增损。至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用字，知陆法言以前之声，不拘泥于守温字母是一大发明。陈氏考定的四十声类，至早只能定为汉后至唐初之间，尚不能以为汉以前有此四十声之别。至嘉定钱大昕，钩沉汉以前诂训诸家所为之义训，及引书之异文，考求古声类，为后世考求古声类开了先例。<sup>1)</sup>王力先生也认为上古声纽的研究比韵部研究困难的多。先生的上古声母系统主要是在中古声母系统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音韵学学者对上古声母的某些局部考证成果得出的。这些局部考证成果包括七条：①古无轻唇音②古无舌上音③照二归精④照三归端⑤娘日归泥⑥喻三归匣⑦喻四归定。关于这七种考证成果，王力先生是如何批判地继承的，本文拟在第四章声母的构拟部分具体分析，本章主要是说明王力先生进行上古声类划分研究时的主要依据。王力在《汉语史稿》上册（1980）定上古声母为6类32母，《汉语语音史》（1985）又增俟母，最终完成6类33母的声类划分。关于俟母，是依照李荣在《切韵音系》（参看李荣《切韵音系》92—93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的考证增加的。王力采纳李荣的观点，是因为其提供的证据确凿不容置疑，且俟母的出现使得庄初床山俟、精清从心邪和照穿神审禅形成整齐相配的局面，是合乎语音学原理的。

王力上古声母表<sup>2)</sup>：

双唇	1.帮	2.滂	3.並	4.明			
舌尖中	5.端	6.透	7.定	8.泥			9.来
舌面前	10.照	11.穿	12.神	13.日	15.审	16.禪	14.喻
舌叶	17.庄	18.初	19.床		20.山	21.俟	
舌尖前	22.精	23.清	24.从		25.心	26.邪	
舌根	27.见	28.溪	29.群	30.疑	31.晓	32.匣	
喉	33.影						

1)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6月，第94页。

2)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8页，本表依据18页表制。

## 4. 上古声母的构拟研究

### 1) 语言材料的认定

王力认为关于上古声母方面的研究，成绩较韵母研究而言差多了。研究声母一般根据的材料是汉字的谐声偏旁和异文。王力却认为这两项材料都不可靠。首先是谐声字，段玉裁所说“同声必同部”是指韵部而言，只是一个原则允许有例外，如果由此就可以推断“凡同声符者必同声母”那就荒谬了。<sup>3)</sup>章炳麟在《文始·略例》中就说：“凡同从一声者，不皆同归一纽。”<sup>4)</sup>其次是异文，可能会受到方言的影响或个别存在传抄的讹误问题，用来证古音也是要谨慎从事。至于译文主要是佛经译文，翻译中常常不能做到原音对译，所以用来证明上古声母也是不妥当的。比较可靠的材料是引用汉藏语系各族语言的同源词来证明汉语上古声母，但这种研究工作目前做得还很不够。

基于对以上材料的认识，王力认为上古声母问题的圆满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汉藏比较研究。事实上今天汉藏比较研究对于上古声母的构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假设包括复声母在内，在一些局部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但汉藏比较研究所得出的声母构拟系统对于各个声母产生和消失或分化的确切年代，及各发音部位声母的具体音值，都还没有定论，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汉藏比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构想尚待完善。所以王力一直对汉藏比较研究予以积极的支持，但对其研究成果则保持审慎的态度。这也表现了王力先生治学的严谨。

### 2) 王力的上古声母构拟

王力把上古声母定为六类三十二母。从三十二母跟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对比中可

3)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17页。

4) 转引自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汉字文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1998年5月第2期，第17页。

以看出，王力的声母系统主要是按照内部拟测法的原则从中古音往上推的。三十二母的拟测吸收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学者对上古声母系统的某些局部考证的成果，同时，王力还注重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知识，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和语音发展演变的条件，科学的分析上古声母问题。对于复声母问题，王力认为在时间上不能接受在《诗经》时代存在复辅音，在研究方法上不能简单依据谐声系统。

在上古声母的研究问题上，王力先生就中国传统音韵学学者对上古声母系统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他采纳了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说，古无舌上音说；部分吸收了章太炎的娘日二纽归泥说，王力认为日母近泥而仍应独立；接受曾运乾的喻三归匣说但否定其喻四归定说，王力认为喻四近定而不全归定；对于黄侃的照二归端说，照三归精说持保留态度，王力把照三系归在舌音类中，不放在齿音类中，但拟音上照三与端系仍有区别。照二音近精系但仍应分立。同时先生还注重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音位学观点看，王力认为浊母送气在汉语里是互换音位，因而不存在对立。从语音系统对应关系看，王力采纳李荣的构拟，在照二组声母里增加一个浊擦音俟母，反对高本汉把喻母源头分为两类，指出上古喻母和中古喻母是一一对应的。王力研究上古音一直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承认错误。改喻母不送气的浊音[d]为舌面边音[ɮ]；对于黄侃的照二归精、照三归端说和曾运乾喻四归定说处理，也表明王力遵循比较语言学的规则：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演变。这样做即尊重谐声的事实又从理论上进行了辨析。最后，对复辅音的构拟先生是不太赞成的。王力认为谐声时代早于《诗经》时代，单就《诗经》时代的文献表现不能反映复辅音的存在。高本汉、董同龢、李方桂、陆志韦几家根据谐声系统中的例外谐声关系构拟的复辅音也都只是局部的构拟。各家都不约而同的寄希望于汉藏比较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王力认为谐声系统不能作为构拟上古音的主要依据，要解决复声母问题需要引用汉藏各族语同源词来证明。这也说明王力在材料选取方面十分审慎，以及对复声母未来发展方向的卓识远见。

## 5. 上古韵部的考证

### 1) 语言材料的认定

研究古音首先要明确所研究的对象——语音材料，材料的真实可信度越高研究出的成果才越有价值。王力在研究古韵时就非常讲究所用材料的可靠性，他特别提到研究上古音要以《诗经》用韵为准。王力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专门就选字问题作论述，指出：“研究上古音，必须以上古的字为根据。”<sup>5)</sup>普通古音学家选字，往往以《说文》所有的字为标准。因为某一字既为《说文》所载，它的时代至少是在东汉以前。但《说文》里也有许多字是先秦书籍里所未载的，甚至有些字只见于《说文》，连汉魏以后的书籍中也不曾发现过，虽不能说先秦绝对没有，但是不该断定先秦一定有。为慎重起见，王力采取“宁缺毋滥”原则，把先秦史料所未载的字一律削去。有些字，在先秦为常见，而为《诗经》所不载。为了慎重起见，王力宁信其无。

### 2) 王力古韵研究的两个时期

在古韵研究方面，王力自己总结说：“我早年属于考古派，分古韵为二十三部（冬侵合并）；晚年属于审音派，分古韵为二十九部（冬侵仍合并），后来又分为三十部，因为我认为在战国时代冬侵已经分立了。”<sup>6)</sup>王力解释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语音的系统性。他说：“段玉裁十七部，入声不独立，本来也有它的系统性；后来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相继把至部、祭部、队部从阴声韵里分出来，于是脂部等不再有入声，而之幽萧侯鱼支六部仍旧有入声，这就破坏了语音系统的系统性。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入声字是收音于-k、-t、-p的，与开口韵（阴声韵）

5)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27—128页。

6) 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253页，（七）韵部与音系。

不同，应该独立成部。现在考古派所定，之幽萧侯鱼支六部有入声，是这些入声字属于阴声韵，不收音于-k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迫使我相信审音派的古韵三十部。”<sup>7)</sup>

王力古韵三十部列表如下：

阴声	入声	阳声
之	职	蒸
幽	觉	(冬)
宵	药	
侯	屋	东
鱼	铎	阳
支	锡	耕
脂	质	真
微	物	文
歌	月	元
	緝	侵
	叶	谈

王力早年是考古派时定古韵为二十三部，如下图。此二十三部是以章氏的二十三部为基础，冬侵合并再加上王力发明的一个微部。<sup>8)</sup>

上古韵部	《诗经》例字
1. 之蒸系	基棘弓
2. 幽系	鸠菊
3. 宵系	交激
4. 侯东系	钩谷公
5. 鱼阳系	家格京
6. 歌曷寒系	嘉介括干
7. 支耕系	圭隔经
8. 脂质真系	饥吉坚
9. 微术淳系	归季骨斤
10. 侵緝系	今宫给
11. 谈盍系	甘甲

7) 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253页。

8)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18页。

王力《古韵分部异同考》发表于1937年的《语言与文学》，这篇文章所持古韵分部观点与同年发表于《清华学报》12卷3期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的观点相同。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一文中王力定古韵二十三部（还属于考古派立场），《古韵分部异同考》中所列的三十二类《诗经》入韵字阴入已有所划分但不是非常清楚。到1980年出版《诗经韵读》王力当时分古韵二十九部（已转为审音派），《韵读》所列《诗经》入韵字音表与1937年的三十二类《诗经》入韵字表相比各部类归字有许多出入。主要表现在相邻韵部归字的混杂上。混杂字数较多的主要集中在脂微质物四部，即饥类归类季类骨类吉类字（归类只是队部的平上声字，王力的微部要比归类大许多）。其余混杂多属于阴入对转、旁转。王力曾就“脂微质物月”五部分野作专文论述，1963年《语言学论丛》第五辑《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分野》，此时王力已承认入声独立。

### 3) 王力古韵分部的师承分析

王力虽未讲过其古韵分部的师承，但分析过黄侃的师承。<sup>9)</sup>在《汉语语音史》里，王力也认为自己分黄氏沃觉为二，分脂微为二，得三十部。<sup>10)</sup>由此可窥王力各部的渊源。

①歌阳耕蒸四部。王力的歌阳耕蒸四部与顾氏第六第七第八第九部相对应。而且各家分部有关这四部分野向无分歧。

②元部。元部始自江氏真元分立。但江氏的第五部与王力的元部相比较，还保存部分文部字。与王力元部相对应的韵部，是段氏真文元分立时期的第十四部。

③侵谈缉曷四部。侵谈分立由王念孙最终完成。但戴氏第八类音邑相配与第九类腌 醜相配已为缉曷分立做出贡献。

④文部。始自段氏的真文分立。王力的文部与段氏第十三部对应。

⑤东冬两部。东冬分立当然是孔氏创见。

9)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黄侃古音学述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98—399页。

10)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40—41页。

⑥真质月三部。王力的质部与王氏的至部大体对应，又有不同。质部的范围要大一些。王力认为质部的范围应该扩大，物部的范围应该缩小。质部的范围应该和脂部的范围相当，物部的范围应同微部的范围相当。因此大致说来，去声霁韵入声质栳屑三韵应划入古音质部；去声未队两韵入声术物迄没四韵应划入古音物部；去声至怪两韵，入声黠韵是古音质物两部杂居之地，其中的开口呼应划归古音质部，合口呼应划归古音物部。怪黠两部情况比较复杂，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月部字。<sup>11)</sup>王力的月部与王氏的祭部对应。戴氏的祭部独立有首创之功。但王氏以祭月合为一部，则较戴氏分祭月为两部更符合客观事实，因为祭是长入（关于入声的问题参看本文第七章上古声调研究），不是阴声。王力的真部与王氏的真部相对应。王氏把江氏第四部分为真、諄（文）二部与段玉裁暗合。段氏以质配真是错误，王氏批评他是自乱其例。王氏至部独立使真部范围与王力的真部相对应。

⑦脂物两部。章氏从脂部中分出队部，王力受队部的启发分出微部。王力的脂部物部范围与章氏不同。章氏队部的平上声，王力归入微部；去入声，王力归入物部。章氏脂部的一部分字也归入微部。所以王力的脂部物部都比章氏小，其物部与黄氏没部相当。

⑧之宵侯鱼支职药屋铎锡十部。职药屋铎锡五部是黄氏的创见，即去入韵独立为入声韵部但觉部未独立。王力的之宵侯鱼支五部是与职药屋铎锡五部去入韵相配的平上韵。

⑨幽部。江永别幽于萧。段氏别侯于尤，侯部独立，尤侯分立。

⑩觉部、微部。微部独立是王力自己的创见。王力赞成屋觉分立，段氏认为侯宵同入。侯部入声独立由王氏始，使屋觉分立。

王力之后，罗常培、周祖谟二人定古韵三十一部。与王力不同之处是：祭部独立，祭月元相配，歌部无阳入相配。王力也认为根据《诗经》押韵，歌部无入声。只是为了系统整齐起见。<sup>12)</sup>但歌元有一定密切关系。祭歌分立，是声调观不同的表现。

11)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及收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70—287页，四质物月的分野。

12) 王力，《清代古音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201页。

王力先生对古韵分部的贡献集中于脂微分立,后来董同龢的修正使之更为完善。董氏为王力脂微分部补充了谐声方面的材料。董氏使用谐声材料分析脂微分部学说,发现脂微分部是确实可信的,同时修正王力脂皆的开口字全属脂部而合口字全属微部的结论。董氏指出:“事实上脂皆两韵的确是上古脂微两部的杂居之地,他们的开口音与合口音之中同时兼有脂微两部的字。”<sup>13)</sup>

## 6. 上古韵部构拟研究

### 1) 古韵构拟原则

王力在谈到古韵构拟的意义时指出,拟测不是重建,汉藏比较研究还不成熟,还不能拿来作为可靠的材料依据。拟测只是建立一个语音系统,而不是重建古代具体音值。上古元音只能是音位性质的描写。拟测先秦古音的目的不在于重建共同汉藏语,而是建立一张“示意图”,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古今语音的对应关系以及上古语音与中古语音的对应关系,同时又能更好的了解古音的系统性。所拟测的示意图不是精确的,但也不是随意乱画的,拟测必须做到近似而合理。<sup>14)</sup>王力对高本汉把韵部看成韵摄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做法使韵部之间的界限不清,并对由此而产生的极端复杂的上古元音系统表示质疑。王力主张每一个韵部只有一种主要元音。

王力先生对上古汉语进行音位性质描写的做法,与高本汉力求构拟古音实际音值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王力所实行的正是高氏极力反对的。因此两人上古音韵母系统的面貌,差异很大。相对高氏庞大复杂的韵母系统,王力的体系要简明的多。首先,王力非常重视古韵研究的材料问题。他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sup>15)</sup>曾就

13)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70页。

14)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92页。

15)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

选字问题做过详细说明，后又在《先秦古韵拟测》中谈到古韵拟测的三种材料。<sup>16)</sup>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研究古韵分部时王力认为《诗经》作为研究上古韵母的材料是极为便利的。谐声、假借、异文等材料由于其中一些字的出现的年代难于确定，谨慎起见，不予采用。到《先秦古韵拟测》王力谈到古韵构拟时已扩大了他的材料范围，包括《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汉字的谐声系统和《切韵》音系。因为要以中古音为基础推上古韵母系统。其次，关于韵尾辅音，王力强烈反对高氏阴声韵有浊声韵尾的拟测方式，认为阴声韵应以元音收尾。王力指出，世界上没有开口音节这么贫乏的语言。在《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收声》一文中，王力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 2) 阴声韵的概念辨析

王力先生从中国传统音韵学讲起，要确定阴声韵的收尾问题，首先要明确阴声韵的概念。这就涉及到中国古韵学家对阴声韵的界定，是否包含入声字，即入声是否独立问题；入声和阴声的分野问题和入声韵收字的标准等问题。第一，入声是否独立。清儒对入声字收音有四种看法：①否认上古汉语有入声。孔广森承认缉合诸韵收音于-p（孔广森《诗声类》卷十二：“缉合诸韵为谈盐咸严之阴声，皆闭口急读之，故不能备三声。《唐韵》所配入声，唯此部为近古。”），但是，不承认上古有韵尾-k，-t的存在，更谈不上-g，-d。②承认上古有入声，但认为是阴声的变相。换句话说，他们把入声韵看作是一种开口音节，不过这种开口音节比较短罢了。如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③入声一律读喉塞音收尾，像现代吴方言一样，如段玉裁。④认为上古入声收音于-p，-t，-k。以戴震为代表。黄侃、钱玄同、王力都赞成这一说法。第二，入声和阴声的分野。阴声入声分野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具体的字的归类问题。①收-p尾的字，问题很简单。从孔广森起，已经把缉盍从侵谈中

月，第121—128页，7选字问题。

16)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91页。

分析出来。在谐声方面虽然有一些葛藤，但这些字除“𠄎”字以外都不见诗韵，所以王力认为可以拿阳入通转来解释谐声现象。②收-t的字，问题也比较简单。自戴震立一个泰部，王念孙立一个至部，章炳麟立一个队部，所以收-t的字都从阴声韵里分出来了。③收-k的字，情形比较复杂。之宵侯鱼支五部的入声独立以后，阴声和入声互押的情形更多了。王力认为这种互叶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合韵，但是它和一般所谓合韵不同。一般所谓合韵是指邻韵相通，如au和əu，an和ən，这里的互叶是指主要元音相同，收音不同，如ə和ək，a和ak。<sup>17)</sup>第三，入声韵收字的标准。王力认为最普通的标准是根据谐声偏旁，即声符。段玉裁说过：“同谐声者必同部”。<sup>18)</sup>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假使从声符上看不出它和入声相通或和平上声相通，那就要从《诗经》的用韵或其他先秦韵文，或声训，假借等证据来加以断定。“同谐声者必同部”这一原则也不能机械地拘守。当先秦韵文特别是《诗经》和声符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以韵文为标准，不应该以声符为标准，因为造字时代比《诗经》时代至少要早一千年，语音不可能没有变化。还有一点，即使向远古时代追溯，也只能说有些和入声有谐声关系的字在远古时代是属于闭口音节的，并不能说所有同韵部的字在远古时代一律属于闭口音节的。<sup>19)</sup>

### 3) 韵尾的拟测

何九盈在《古韵通晓》中说：“如何处理上古汉语阴声韵的韵尾，关键在于怎样看待阴声和入声，谐声与押韵的问题。在辅音韵尾派看来，阴声和入声相谐或相押，是说明韵尾类似，因此他们不仅假定上古的入声字收-p-t-k，同时又假定与这些入声字发生关系的阴声字收-b-d-g，以之彼此相配。在元音韵尾派看来，阴入相

17)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及收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03—207页。

1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818页。

19)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及收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07—210页。

谐与相押是主要元音相同而不是韵尾相似。”<sup>20)</sup>这里提到的元音韵尾派是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的。如果以这种表述来看王力的阴入通押，就会引出像丁邦新在《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中提出的质疑：“既然主要元音相同就可以互相通转，那么为什么ə能够跟ək押韵、谐声，跟əŋ对转，却不能够跟ət、əp押韵谐声，跟ən、əm对转？”<sup>21)</sup>事实上王力认为韵尾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很重要。关于王力对阴入相押相谐的理解，应把主要元音和韵尾的问题结合起来看待才比较全面。

陈新雄在《上古阴声韵尾再检讨》认为王力有关阴声韵尾的构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王力的阴阳二类音为舒声，入声为促声，舒促各分长短，舒而长变为中古之平声，舒而短变为中古之上声，促而长变为中古之去声，促而短变为中古之入声。即照此推理，中古之去声如由长入变来，失去韵尾将变阴声，然则阳声之去从何而来？”<sup>22)</sup>并指出有关这点雅洪托夫在《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一文对王力说法提出相同疑问。

其实王力并非认为中古所有去声都来自上古长入。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说：“根据段玉裁和王国维的考证，上古阳声韵没有去声，也就是说没有长入。长入实际上只有-t-k两类；-p类没有长短之分。”<sup>23)</sup>在《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收音》中王力说：“不是所有的去声字上古都隶属于入声。有一小部分去声字本来属于平声或去声。……此外还有一些去声字经段玉裁根据《诗经》《楚辞》证明它们在上古是平声……歌脂微三部和其他各阴声韵一样，和阳声韵部一样，都只有平上声，没有去入声。平上声向去入声的转化有一些明显的证据，例如‘庆’字在《诗经》中凡六见都读平声，‘济’字在南北朝诗人用韵中一律作上声。”<sup>24)</sup>王力认为关于阴阳入的关系，唯一合理的解释是<sup>25)</sup>：韵尾-i与韵尾-t-n相对应，其他韵尾与韵尾

20) 何九盈、陈夏华，《古韵通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457页。

21)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月，第17页。

22) 陈新雄，《上古阴声韵尾再检讨》，《语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1998年第2期，第12页。

23)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第47页。

24)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及收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04页。

-g-ng相对应。韵尾-i是发音部位最高，最前的舌面元音，与[t][n]的发音部位最近，所以能够对应。王力对歌部拟音的修改，就是考虑到歌应该有个-i韵尾。入声-k尾的性质可能接近喉塞音[ʔ]尾，或者是短而不促后来逐渐由[ʔ]尾过度到-k尾。所以先秦-k尾的字往往与阴声字押韵。阳声-ng尾的韵部可能不是真正带-ng尾，而是鼻化元音。普通语言学证明，高元音不容易鼻化。幽宵两部收-u尾，所以没有鼻化元音跟它们相配。歌微脂三部收-i尾，所以另配-n尾，而不配鼻化元音。-ng-k对应，是因为-ng-k都是牙音；-n-t对应，是因为-n-t都是舌音；-m-p对应，是因为-m-p都是唇音。

王力辅音和元音韵尾分配表如下：

-i	微部脂部歌部
-t	物部质部月部
-n	文部真部元部
-○	之部支部鱼部侯部宵部幽部
-k	职部锡部铎部屋部沃部觉部
-ng	蒸部耕部阳部东部[冬部]
-p	缉部盍部
-m	侵部谈部

#### 4) 介音和主要元音的拟测

王力先生在《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中对自己所拟的介音做了解释。王力设想，每一个韵部只有一种主要元音。由于声母的不同或介音的不同，发展为中古的不同的韵。开口呼原则上共有四种韵母。除第一种没有介音外，其余三种都有介音，即e、i、i。介音e表示一种很松的介音，它可能是很开口的i。i表示带辅音性的i，i表示元音性的i。合口呼原则上共有四种韵母，它们都有介音，即u，o，iŵ，iw。介音o表示一种很松的介音，它可能是很开口的u。iŵ略等于y，即带辅音性的y；iw表示元音性的y。介音i、i、u、iŵ、iw是高本汉的老办法。介音e不是不可能。英语

25)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14—316页。

shame (羞耻) 来自古英语sceamu; shoe (鞋) 来自古英语sceoh (参看叶斯泊森《现代英语语法》第一册, 94页。)这显然是上升的复合元音, 强元音在a或o, 弱元音在e, 后来e在发展中消失了。王力认为中古的二等字在上古也是有介音e的, 到了中古, 介音e消失了。介音o也不是不可能的。越南语既有tùa (拾), 又有tòa (座), 既有lúa (稻谷), 又有lóa (闪眼), 既有thua (输), 又有thoa (抹擦), 既有hùa (搞阴谋), 又有hòa (和), 等等。虽然现代越南语在主要元音a上读法有分别(在u后面读[a], 在o后面读[oa]), 但是既然文字上都写成a, 王力设想二者原先都是同一的[a], 而分别只在介音上。法国语言学家Roudet曾经指出, 法语在文字上写成oi的地方, 有人读成[ua], 也有人读成[oa] (Roudet:《普通语言学概要》, 108页)。王力的上古汉语拟测中也有[ua], [oa]等。王力说:“其实我所拟的介音很接近高本汉所拟的介音w, 只是为了跟开口呼的介音e相应, 才拟成了o”。<sup>26)</sup>

关于上古汉语二等介音的讨论, 学界尚无定论。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等学者主张二等字没有介音, 用元音来区别一二等。李方桂进一步修正雅洪托夫1960年提出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带l的复辅音声母”的观点, 在《上古音研究》(1971年)中为二等韵构拟了介音r, 此说影响较大但其中的论证尚待进一步的认识。王力先生为二等韵构拟介音, 不仅大量简省了元音数量, 还能够全面地解释各种反映上古音的语音材料, 又能解释清楚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演变过程, 这是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个跃进。

1937年王力发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 考定上古韵母的主要元音类别及韵母的开合与洪细。当时王力人是考古派立场, 不承认入声独立, 定古韵二十三部。二十多年后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已改变立场, 站在审音派的一旁, 把入声独立出来, 定古音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在上古构拟方面, 王力先生对古韵进行音位性质的描写, 一部的的主要元音只有一个, 使其上古韵母系统较高氏而言大为简化。高氏因为试图通过历时的论证, 演绎出上古全部语音细节, 在同一韵部中允许出现不同的

26) 王力, 《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12月, 第297—298页。

主要元音同一主要元音又有长短松紧之别，致使其整个上古韵母系统异常庞大和复杂。

王力上古音主要元音分配表如下<sup>27)</sup>：

ə	之部、职部、蒸部、微部、物部、文部、缉部、侵部
e	支部、锡部、耕部、脂部、质部、真部
a	鱼部、铎部、阳部、歌部、月部、元部、盍部、谈部
ɔ	侯部、屋部、东部
o	宵部、沃部
u	幽部、觉部、[冬部]

表中冬部加方括号，是因为王力先生认为冬部是战国时代的韵部。

王力认为韵部之间的远近是构拟主要元音的依据之一。<sup>28)</sup>那么韵部次第与各韵部所构拟主要元音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1) 阴入声韵部之间的关系远近：

第一类，之部ə，其入声职部ək，我们就从这里作为出发点进行讨论。

第二类，幽部əu，其入声觉部əuk。段氏以宵近之，幽近宵，把幽排在之宵后面。江有诰改之宵幽侯的次序为之幽宵侯。章氏改排为侯幽之宵。王力觉得江有诰最有道理。依先秦押韵的情况看，没有必要把幽侯连在一起。幽侯的接近是汉代的事了。段氏也许因为看见幽部入声字和侯韵去声字在谐声偏旁上相通，其实这些所谓幽部入声字正该是侯部入声字。因此幽比应该提升到之部后面，因为读音相近。段氏所引《诗经》之幽合韵十处（包括职觉合韵）大致都确凿可据。王力设想之部读ə，幽部读əu，职部读ək，觉部读əuk，主要元音相同，自可通押。

第三类，宵部au，其入声药部auk。幽宵也有合韵的情况。依段玉裁所举《诗经》的例子《载趋》、《月出》、《七月》、《思齐》、《公刘》等都是合韵。

27) 王力，《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34页。

28)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16—322页，三韵母系统拟测的关系（2）韵部的远近。

王力设想宵部读au, 幽部读əu, 药部读auk, 觉部读əuk, 其中的u相同, 自可通押。

第四类, 侯部o, 其入声屋部ok和第五类, 鱼部a, 其入声铎部ak。鱼侯两部在《诗经》中没有合韵的情况。段氏所举《宾之初筵》和《有瞽》两处合韵, 江有诰以为两处“奏”字都不入韵。王力同意江氏观点。既然不合韵, 王力认为元音应有相当距离, 所以鱼是a, 而侯是o, 铎是ak, 而屋是ok。

第六类, 支部e, 其入声锡部ek和第七类脂部ei, 其入声质部et。段氏认为脂部音近文元两部; 支近脂; 歌又近脂。王力认为其实不然。他认为支与脂的关系浅, 歌与支的关系, 歌与脂的关系都较深。段氏所引《诗经》, 《小弁》《载芟》《韩奕》三处支脂合韵的例子是不可靠的。王力把支部拟成e, 脂部拟成ei, 微部拟成əi (从脂部分出), 支部读音与脂部读音较远 (一个是单元音, 一个是复合元音), 是理所当然的。歌支合韵的例子不少。王力认为本来可以设想支部为e (其入声锡部为ek), 让它与歌部的比较接近, 但是由于支耕对转的关系, 终于拟成了e。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很好, 留待来哲讨论。

第八类微部əi, 其入声物部ət和第九类歌部ai, 其入声月部at。歌部和脂部关系很深。脂微分部以后, 歌部与微部的关系最深。《易经·家人》《楚辞·九歌·东君》《庄子·则阳》皆可为证。从谐声看两部关系更是明显地接近。如“衰”声有“蓑”, “妥”声有“绥”, “委”声有“倭”, “累”声有“骡”。王力说自己把歌部改拟为ai, 与其说是从阴入三声的对应上考虑, 不如说是更多的从歌微两部读音相近的事实上考虑, ai和əi是可以合韵的, 也是可以互谐的, 也许微部竟是一个ei (相应地, 物部ət, 文部ən, )。只要心知其意, 也不必更动了。

## (2) 阳声韵部的关系远近

蒸侵谈三部接近, 为段孔王严江章黄所共同承认。但为何蒸侵谈同为阳声韵, 蒸韵收-n, 侵谈收-m? 章太炎曾把蒸部拟测为-m尾, 王力认为不妥。他说: “蒸部如果是-m尾的韵, 它和职部的-k尾就没法对应了。实际上蒸与侵近, 侵与谈近, 但是蒸与谈并不近, 侵与谈近。”侵蒸合韵的有《小戎》《大明》《閟

官》……入声职緝合韵有《六月》《小戎》……，侵谈合韵有《泽陂》叶“菑”“俨”“枕”为证。入声緝盍合韵有《烝民》叶“业”“捷”“及”为证。至于蒸谈两部之间，却没有合韵的情况。那么只要侵部既有可以与蒸部押韵之处，又有可以与谈部押韵之处，就行了。那么，侵部只可能是əm，因为它既可以凭元音ə的相同与蒸部əng通押，又可以凭韵尾m的相同与谈部am通押。

冬部与侵部关系密切，东部与阳部有通押的情况。这可以从韵尾-ng相同得到解答，不一定要把元音拟得十分近似。

段氏说耕部与阳部音近，又说耕部与真部音近。王力认为前者是一种假象，是受《广韵》的影响；后者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诗经》真耕互押已经屡见不鲜，《易经》这种情况更多。真耕不同韵尾，唯一的可能性是主要元音相同，否则不会经常押韵。真部是en，耕部只能是eng。

真元元，由于韵尾同是-n，互相合韵的情况是有的。不必细说。

## 5) 王力先生在古韵研究的贡献

(1) 古韵分部方面提出脂微分部的主张，由董同龢最终确立。

①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指出：“19世纪邹汉勋《五均论》首倡脂微两部分立，脂部标目为脂皆，注：古读脂与皆同；灰部包括灰、微、蒸、登，注：古读微与灰同。”<sup>29)</sup>李葆嘉在《当代中国音韵学》中也沿用邹氏首创之说。<sup>30)</sup>据他考证，19世纪30年代邹汉勋首倡脂皆、灰微分立，其说见于《五均论》（1851年）。所定古韵十五类中“脂皆”为脂部标目，注曰古读脂与皆同；“灰微”为灰部标目，注曰古读微与灰同。李葆嘉认为“王力的发现自然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脂微分立说有萌发、推阐、详证的沿革，各个独立的研究者不断地重新发现或逐步完善，体现了‘脂微分立’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我们以为这并不能磨灭王

29)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92页。

30)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46页，脂微分立说溯源。

力对古韵分部的贡献。正是因为王力1936年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发现脂微两部到南北朝时期还是分用的。次年发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从结构主义的理论出发正式提出脂微分部说，才使之大白于天下。其后董同龢又根据谐声材料对分部标准作了些修正，使王力的学说更加完善。从而推动了学术史的发展，完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古韵划分工作。

②古韵分部方面，王力还就清儒各家分部的辖字畛域问题做了详细的考证。有关古韵各部的范围，谐声系列等都重新仔细做过考察，对前贤多有所修正。详见本文第五章。

③总结清代古韵学的得失。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学的辉煌时期，古音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语言学中最成熟、最成功的学科之一，它是一代代古音学家艰辛开拓的结晶。王力在许多著作中都曾对古音学的发展历程、古音学家的得失做过评价，主要见于《汉语音韵学》（1936）《中国语言学史》（1963）《黄侃古音学述评》（1978）《诗经韵读》（1980）《清代古音学》（1990）。王力从各家韵部分合的不同之中，肯定前贤的贡献，并指出每个人的局限和不足，揭示了古音学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发展脉络。

## (2) 在古韵构拟方面确立了科学的构拟原则。

王力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同时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在研究上古音时能够融贯中西。既能运用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又能结合古汉语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适合于汉语本身特点的科学原则。

①王力认为古音构拟是音位性质的描写，反对高本汉音素性质的构拟。高氏试图构拟出上古汉语中细枝末节的差异，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不切实际的庞大音系。音位性质的描写更注重语音的系统性，强调其演变规律。从陆、董、李氏的构拟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得到普遍的认同。

②王力提出同一韵部的字必须拟相同的主要元音。这一条也同样为李方桂认可。对于汉语来说，依照常规押韵的字总是具有相同的主元音和韵尾。上古的韵部系统是从押韵材料归纳出来的系统，同一韵部的字必然要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如果

给一个韵部构拟出不同的主要元音，那么韵就变成韵摄，这不符合汉语的特点。王力曾严厉批判了高本汉把韵部当作中古韵摄的做法，认为这样就模糊了韵部的界限。<sup>31)</sup>

③构拟要合乎阴阳对转的规律和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1)清代学者所建立的阴阳对转学说，揭示了上古语音的系统性。王力坚决捍卫传统音韵学阴阳入三分的主张，反对高本汉等为阴声韵拟浊辅音韵尾的做法。指出互相对转的阴声、阳声、入声韵部具有相同的主要元音，并且韵尾的发音部位相同。明确阴阳入三声的对应关系是王力构拟古韵的重要指导思想。前人也知道运用阴阳对转的方法，但其理据未做解释，直到王力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指明结构对应规律阴阳入三声相配，还考虑到词汇学上的意义，开启了同源词的探索研究。(2)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这是王力认为构拟古韵的重要依据。清儒就很注重韵部之间的远近关系。王力认为这种排列有两种好处<sup>32)</sup>：第一，可以明合韵（邻韵才能通押）；第二，可以用做拟测的依据之一。这两个好处是互相联系着的。韵部关系较近的，可以是主要元音接近，韵尾相同，如真部和文部；也可以是主要元音相同，韵尾同类，如真部和耕部；当然，阴阳入对转的三部关系更近。构拟出的古音音值应该符合这些韵部的疏密关系。

④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指出把上古汉语构拟成开口音节极端贫乏或者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不合理的。王力认为构拟的古音系统在类型学上应该符合世界语言的一般性质，更要符合汉藏系语言的一般性质。构拟古音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上古汉语的真实面目，构拟的结果就要符合于自然语言的一般状态。如果构拟出的系统不像自然语言，也就失去了构拟的意义。王力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指出：“据我所知，世界各种语言一般都有开音节（元音收尾）和闭音节（辅音收尾），个别语言（如哈尼语）只有开音节，没有闭音节。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过只有闭音节没有开音节的语言。如果把先秦古韵一律拟测成闭音节，那将是一种虚构的

31)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94页。

32)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16页。

语言。”<sup>33)</sup>此外，王力还从汉藏语言比较中找到论据：“汉藏语言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在现有的汉藏语言中，我们绝对找不着一种语言像高本汉所构拟的上古汉语那样开口音节非常贫乏，更不必说西门所拟测的那样，完全缺乏开口音节了。”<sup>34)</sup>

高本汉的-g-d学说遭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王力指出，“在汉藏语系中，韵尾-g-d-b和-k-t-p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汉藏语言的特点之一：闭口音节如果收音于闭塞音或响音，一律收唯闭音。现代汉藏系语言闭口音节的韵尾-k-t-p都收的是唯闭音，并不像印欧系语言那样收破裂音。汉藏语系中不存在清浊对立的两套塞音韵尾是因为它们是唯闭音。”<sup>35)</sup>大家知道，汉语入声字的塞音韵尾都是一种唯闭音（只有成阻，没有除阻），叫做“不爆破”，唯闭音要听出清浊两种塞音韵尾来是困难的，它不像英语的塞音收尾一般是爆破音，清浊可以分辨出来。因此，高氏的-g-k分立也是一种虚构。

虽然蒲立本发现老Mon语没有开音节（《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李方桂和李壬癸发现台湾邵语也没有开音节，元音之后总有一个喉塞音（《邵语记略》；《邵语音韵》1956）“但与几千种都有开音节的语言相比实际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看到“有些古代语言的构拟似乎都是闭音节的，如原始印欧语的词根都是CVC型的（Christal, 1988），原始南岛语的词根也是CVC型的（Blust, 1988）。从古藏文词根看，闭音节的词根比现代藏语要多得多，原始汉语是不是也都是CVC型的还有待于研究，但是就上古汉语阶段来说，没有必要为阴声韵都拟上一个塞韵尾。”<sup>36)</sup>

### (3) 王力建立自己的古音体系后又不断修订古韵的构拟系统。

王力认为自己早年是考古派，中年构拟音值时转为审音派。<sup>37)</sup>1957年出版的

33)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47页。

34)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94页。

35)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及收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240页。

36)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71页。

《汉语史稿》(上册)第一次发表他的构拟体系,以后又多次修改,使之更加合理。韵母方面,主要修改了以下几处:歌部由a改为ai,幽部由əu改为u(觉部随之改为ok),宵部由au改为o(药部随之改为ok)。歌部改为复元音ai以后,鱼部便改拟a为a,宵部改为o以后,侯部便改拟o为o(屋、东相应地拟为ok、oŋ)。经过修改,跟-k尾入声相配的阴声韵部(之幽宵侯鱼支)一律都是无韵尾的开音节;跟-t尾入声相配的阴声韵部(歌脂微)一律都收-i韵尾。这样使系统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阴入对转的规律。

由于王力对他的古韵系统有如上改动,本文讨论古韵构拟时以最后出版的音韵学著作《汉语语音史》的拟音系统为准。拟音系统如下<sup>38)</sup>:

之ə	职ək	蒸əŋ
幽u	觉uk	(冬) uŋ
宵o	药ok	
侯o	屋ok	东oŋ
鱼a	铎ak	阳aŋ
支e	锡ek	耕eŋ
脂ei	质et	真en
微əi	物ət	文əŋ
歌ai	月at	元an
	缉əp	侵əm
	叶ap	谈am

## 7. 上古声调研究

声调是和韵结合在一起的,对调类的看法是古音学家决定入声是否独立以及韵类之间的具体配合形式的关键,各家分歧主要在于对异调通押现象的解释。

37)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47页。

38)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第34页。

### 1) 王力对上古声调研究的评价

王力比较赞同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还曾撰写《古无去声例证》一文，以具体材料说明问题。又受到孔广森长言、短言说的启发，根据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长入、短入说，建立了自己的声调学说。高本汉的声调说有以今律古的缺憾，此外太拘泥于形式主义。陆志韦、董同龢、李方桂三家在继承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又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注意到韵尾和声调的关系。今天的汉藏比较研究就有倾向认为声调的产生源于韵尾。因而可以取消声调在上古的对立。<sup>39)</sup>声调产生的过程就是韵尾不断消亡的过程，当然各韵尾不是同时消失的，入声最晚。

### 2) 王力的长入短入说

入声是汉语里一个特别的声调。入声不但意味着声调不同，而且意味着韵尾（收音）不同。王力反对高本汉把之幽宵支四部的平上声字拟成收-g，也就是反对他把这些字归入入声。有条件地赞成高本汉把之幽宵支鱼侯六部的大部分去声字以及月物质三部的去声字拟成收-g或收-d的，也就是赞成他把这些字归入入声。王力同意段氏“上古音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和“古无去声”的观点。这里的“去入”为一类的去、入指的是《广韵》的去入，不是上古的去入。对于上古声调王力只承认有入声，不承认有去声，后代去声是入声演变成的，但中古的去入在上古也并非完全混同。王力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其中一种到中古变为去声，另一种到中古仍是入声。在《汉语史稿》里以前一种为长入，后一种为短入。王力解释说，长短的区别只是一种可能，还不能作为定论。只要有了分化的条件，至于这两种入声是长短的区别还是高低升降的区别，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详细讨论。<sup>40)</sup>他还推

39) 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温州师范学院，1987年12月第4期，第86页。

40)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28页。

测，除了长短音的区别以外，去声可能是先强后弱，以致韵尾消失。

王力分两步论证了“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sup>41)</sup>学说的合理性。第一步按照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先确定入声韵部的声符。这样，就会看到中古的去声字在上古还应该分为两类：一类归上声或平声，另一类归入声。第二步按照古入声的声符去检查，可以看见入声与去声的关系非常密切（指阴声韵的去声），它们在先秦韵文中经常互相押韵，直到汉代及南北朝初期还有去入通押的痕迹，而这些所谓去声字实际上是读成入声。

各韵部中去声与入声的关系不很一样，王力考证的结果是：关系最深的是月部，它的去声字只跟入声相通，不和平上声相通，这就不可能把去声字分成两类，须一律算作古入声；没有关系的是歌部，它的去声字只跟平上声相通，不跟入声相通，这也不能把去声分成两类，只须一律算作古平声或古上声。但之幽宵鱼侯支脂微八部的去声字应分为两类，一类归之幽宵鱼侯支脂微，作为这八部的古上声或古平声，另一类归职觉药锡铎屋质物，作为这八部的入声。<sup>42)</sup>为了证明“古无去声”，王力曾专门撰写《古无去声例证》一文，发表在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1980年1—31页。王力认为使他倾向于相信古无去声的事实主要有三点：第一，《广韵》阴声韵去声字，除了可认为长入字外，所余不多了，阳声韵去声字虽不能有长入字，但是可以算是平声或上声。第二，一字有平去两读者，往往以平声为古读，这种情况以阳声韵为常见。第三，一字有上去两读者，往往以上声为古读。<sup>43)</sup>关于声调的个数，王力设想阴阳入三声各有两调。阴声只有平上两声，阳声也只有平上两声，入声也分两种，仍称为去声和入声未尝不可，但若以收塞音韵尾作为入声的特点，则不妨改称“长入”“短入”。<sup>44)</sup>

王力先生构建了“平入两类，各有舒促”的上古声调系统。上古汉语有无声调？

41)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29—331页。

42)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1页。

43)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7—338页。

44) 王力,《王力文集·十七卷·先秦古韵拟测问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5页。

如果有，分为几类？这是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本文讨论所涉及的诸家都承认上古有声调的分别。但关于声调的类别有分歧。具体而言就是如何解释异调通押的现象，这一现象又多集中在去入通押上。入声分长短是王力先生古音学说的特点，这是为了解释中古去声分化的条件而提出的。

因为声调与韵尾的关系密切，有关王力先生阴声韵有无塞尾的争论又常常牵涉到声调的长入短入问题。诸家在争相指责王力先生阴声韵全无塞尾时，没有顾及到先生的长入短入说的具体内涵。王力先生的上古入声字包括诸家认为的去声字。诸家所谓阴入混押现象中的去入通押，王力处理为入入相押，也就是说这部分与入声相押的去声字王力先生也为它们拟了塞音韵尾，归入入声韵行列，而在诸家韵系中仍处于阴声韵中。换句话说，如果把王力先生拟音体系中的短入当作去声划归阴声韵部，那么阴声韵部的这部分字也同样具有塞音韵尾，只不过这时的“阴声韵部”的概念已不是王力体系中的“阴声韵部”了。所以我们认为各家的论争只有在概念内涵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进行才是有意义的。

## 8. 结语

通过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王力先生对于先秦两汉时期的音韵学研究日趋完善的过程。作为一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审慎地选取材料，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加以论证，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始终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研究上古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力先生上古音研究是以《诗经》时代作为研究上古音所处的时间段，他的构拟对于《诗经》时代之前的谐声时代不做解释。有关谐声时代的语音现象有待将来汉藏比较研究来完成。后人在评价和学习王力古音学时应首先明确这一大前提。其次，应弄清王力先生古音学体系中各种概念的内涵，也就是说要把具体问题放在整个系统中去把握，才能正确理解王力先生的古音学说。在概念含混的情况下审视王力先生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很容易引起误解。

## 參考文獻

- 陈澧, 《切韵考》, 北京: 中国书店, 1987年7月。
- 陈新雄, 《上古阴声韵尾再检讨》, 《语言研究》(第2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 1998年11月。
- 戴震, 《戴震集》汤志钧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5月。
- 丁邦新,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1月。
- 丁邦新, 《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 《中国语文》(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0年11月。
- 丁声树, 李荣, 《汉语音韵讲义》, 《方言》(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1年11月。
- 董同龢, 《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5月。
- 董同龢, 《汉语音韵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9月。
-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年2月。
- 冯蒸, 《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 《汉字文化》(第2期), 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 1998年5月。
- 高本汉,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 济南: 齐鲁书社, 1987年5月。
- 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年8月缩印本。
- 耿振生, 赵庆国, 《王力古音学浅探—纪念王力先生逝世十周年》, 《语文研究》(2),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96年4月。
- 顾炎武, 《音学五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6月影印。
- 何九盈、陈夏华, 《古韵通晓》,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10月。
-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年9月。
- 黄树先, 《上古汉语夏辅音声母探源》, 《语言研究》(第3期), 华中科技大学, 2001年8月。
- 黄笑山, 《〈切韵〉三等韵的分类问题》,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郑

- 州大学, 1996年8月20日。
- 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6月。
- 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述》,《民族语文》(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999年7月。
- 江永,《古韵标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12月影印。
- 江有诰,《江氏音学十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年7月影印。
- 孔广森,《诗声类》,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7月影印。
-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7月。
- 李荣,《切韵音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年12月。
-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6年7月。
-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5月。
- 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5月。
- 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年10月。
- 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1月。
-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
-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年12月。
- 瞿霭堂,《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民族语文》(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999年4月。
- 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0年3月。
- 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9月。
- 王力,《王力文选》,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
- 王力,《王力文集》第4—6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
- 王力,《王力文集》第8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年7月。
- 王力,《王力文集》第10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12月。
- 王力,《王力文集》第12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年9月。
- 王力,《王力文集》第17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年12月。
- 王力,《汉语语音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5月。
-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5月。

禹岩, 《繼往开来 把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引向深入——汉藏语系力量以内和方法专题研讨会述评》, 《民族语文》(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996年2月。

赵秉璇, 竺家宁, 《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年3月。

张世禄, 《中国音韵学史》,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年6月夏印版。

曾运乾, 《音韵学讲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11月。

郑张尚芳,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第4期), 温州师范学院, 1987年12月。

郑张尚芳, 《上古音研究的新近状态》,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第4期), 温州师范学院, 2000年8月。

## Abstract

### A Study on Wang Li's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Liu, Rui

During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help people accurately interpret ancient literature. At present, the greatest impact in the domestic linguistics and most widely used ancient voice system is the doctrine of Mr. Wang.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debate about Mr. Wang phonology system has not stopped. We can see that most schola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 to make the phonology system improving.

The paper tries to undertake systematic analysis about Mr. Wang's system by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itials (声母), finals (韵母), and tones (声调). To show Mr. Wang'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and the road of studying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we reviewed the result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phonology studies. In the research section on initial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Mr. Wang Li's study and attempts to find the origin theory of Mr. Wang's initials system. In the research section on finals, I try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Mr. Wang's system and the other three present linguists' doctrines. These linguists include Zhiwei Lu, Tonghe Dong and Fanggui Li. I'm also referring to Karlgren's ancient sound structure system. All of them recognized that harmonic sound times was earlier than "The Book of Songs" times, but they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Book of Songs" times had consonant clusters. Many details about the rebuilding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are not yet conclusive. They thought it would wait for Sino-Tibetan languages studying to complete the work. So Wang Li of ancient phonology study does not include the harmonic sound system, he only uses the word "Book of Songs" appeared. They disputed whether yin-rhyme (阴声韵) had tail plosives (塞尾). The paper wants to clarify its view that Mr. Wang's opinion is a sensible

suggestion. In the research section on tones, I will look back the traditional tones studying and cite other tones studying. W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n tones, it combines tones with yun-wei (韻尾) to support the idea of Mr. Wa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is how to explain unusual rhyme.

To sum up, if we want to better understand Mr. Wang's ancient phonology theory, we should find out all of concepts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in his doctrine. In other words, in order to ge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issues we have to go look on the whole. Therefore, any person who doe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Wang Li's phonology system,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individual concepts and conclusions are not correct.

**Key words** : Wang Li;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initial; final; tone

투 고 일 : 2015. 5. 10. / 심 사 일 : 2015. 5. 15.~ 2015.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6. 16.
--